

北京古籍叢書

〔清〕周家楣 〔清〕繆荃孫 編纂

左笑鴻 點校

光緒順天府志

第十三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光緒順天府志．第十三冊 / (清)周家楣，(清)繆荃孫編纂；左笑鴻點校．—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2

(北京古籍叢書)

ISBN 978-7-200-13593-0

I. ①光… II. ①周… ②繆… ③左… III. ①北京—地方志—清代 IV. ①K2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283016 號

項目策劃：安 東

項目統籌：許 可

責任編輯：喬天一 許 可

責任印製：宋 超

裝幀設計：郭 宇

北京古籍叢書

光緒順天府志

第十三冊

「清」周家楣 「清」繆荃孫 編纂

左笑鴻 點校

出版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編 100120

網址 www.bjph.com.cn

總發行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京華虎彩印刷公司

開本 八八〇毫米×一二三〇毫米 三十二

印張 十一點五

字數 二〇六千字

版次 二〇一八年二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一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00-13593-0

定價 128.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本社負責調換

質量監督電話 010-58572393

人物志十三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三

先賢十三

黃岡洪良品纂 江陰繆荃孫覆輯

國朝

崔升

吳邦慶

劉弼

盧坤

田士魁

林天培

白鎔

徐松

沈道寬

楊承湛

崔偲

孟友龍

駱六

煤黑子

李鍾

高繼珩

劉毓崑

康懋敷

甯鴻音

李菡

劉源灝

弟源濬

王錫朋

徐有壬

李光涵 徐大勳 李如珪

李嘉端

崔侗

李右文

子傑

李載文

張中寅

王萬齡

趙儒

王應泰

高靜

王繼庭

侯邦典

俞奎垣

任式坊

朱文錦

張耀

俞昌烈

苑梅

劉潛

李兆發

韓燿

史維基

葉福棠

張耀崙

李文才

高福

吳士達

沈桂芬

桑春榮

蔡兆極

紀汝彝 劉祚永 曾孫達 李中倫 邢雲雷 邊溥 李廣發 康套 王大 任璽 芮嘉瓚 楊玉 邊樹

張鎮

荊澄 陳鉉 劉餘澤 岳毓粹 劉新第 王國華 田沂 張鴻勳 劉建放 崔士瞻 邵豫新 劉縉

杜恭睿

崔體忠 蘭從哲 王照乘 李九祥 楊直政 王璽 劉正廉 張士璫 劉正忠 馬呈瑞 范璋 徐

文翰

劉聖馬 成龍 馬國武 羅錦 陶淑 陳可嘉 魏思明 王光祖 趙植 趙清忠 解潤 高國棟 馮

焯

楊琛 楊琨 劉光彝 胡璉 陳正心 子秉信 邁通 雷應禹 劉召望 王永爵 周之俊 屯雯 張仲金

梁問孟

趙鎮 張以智 宋一貫 何鈞 柴游洙 隨宗印 孫延增 張體乾 張蕃 史澤遠 汪懿瀾 劉皋

柴葵

胡清 王威 李思聰 張進寶 侯賁祿 黃九錫 王純 張奇 邵聯榜 于際盛 馬自誠 崔文麟 馬

煥

常懷禮 鄧日燦 王夢熊 田錫華 孫冠賢 任奎英 張企生 劉林 李某 劉殿培 王敏學 吳國棟

張某

吳繼述 侯盡善 鄭文學 任毓麒 林雲漢 李遇春 李如瑾 楊毓文 王志勤 譚陞 李慶昇 韓銳

劉淑

王銘 姚存信 劉之權 張玉 康泰來 張大中

李馨遠

劉連柱 趙承烈 王國令 彭德元 孟玉聲

國朝

崔升，京師民，嘉慶元年七月，偕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遇，無所得食，同縊於西壁坊客寓。錢塘縣令蔣重耀爲葬於萬松嶺側，且作判辭，其略云：共處太平，何至謀生無轉計？良由狷介，願甘駢首不求人。雖匹夫匹婦之自經，愚誠可憫；然同死同生之大節，理實無虧。用特捐廉，卽爲搆地。掩茲雙骼，遂其夫潔而婦貞；錫以一坏，庶幾行成而名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變爲賦雙烈行，有云：生則異鄉死同穴，一貧致死長鬱結，一死守貧真決絕。錢塘江水表汝潔，嶺上萬松表汝節。殉名殉夫總一轍，士與女兮視雙烈。後土人於其墓傍立祠祀之，大著靈應，禱祀不絕。

冷廬雜識四。

吳邦慶，號霽峰，霸州人。成童而孤，母孟督之嚴。由乾隆五十四年拔貢，官昌黎訓導。六十年，舉人。嘉慶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尋擢御史。言：軍機章京宜令大員子弟迴避，以嚴樞密。遂著爲令。十四年，巡漕濟甯，奏請重浚運河，並請復山東春兌春開舊制，以杜州縣折收虛兌之弊，而蘇丁船守凍，沿河民夫派巡之累。十六年，東河水淺滯運，議先開分水口迤北之柳林閘，使水南下，俟挽船過分水口，卽閉迤南之寺前閘，托水北趨，而開柳林閘放船，順流以出。如其言，漕得速達。十九年，擢

鴻臚寺少卿，偕內閣學士穆□，督通永道張五緯濬北運河，事竣，授內閣侍讀學士。二十年，授山西布政使，旋調河南布政使。河南常平倉穀久缺，飭屬補之。又通省地丁三百餘萬，皆由胥役催納，民之全完者，胥役輒蝕其半，以爲民欠，或先期墊交，而倍取償於民，民欠日多而力益困。邦慶諭民自納，有胥役包納及多索者許其首告。於是輸將踴躍，積三年，賦無逋者。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撫。次年，調福建巡撫。未至閩，授刑部侍郎。途次，命往河南查馬營壩大工。二十五年，授安徽巡撫。時河南蘭儀漫口未合，黃水由亳挾渦以注於淮，洪湖汎溢，浸連鳳穎，乃與南河總督黎世序商放湖水以洩盛漲，而親往災區賑撫。未幾，以審案被議落職。奉旨，賞給編修。道光三年，請假修墓。是年雨潦盛積，經流支川皆成水患。直隸則滏陽自磁州北至大陸貫二泊會漳沱，以入南運河，而正定、宣化、古北口，關內外諸水，或入清河，或入永定，或入北運河，皆與南運河匯於天津，以趨一綫之海河，下流壅而上流益潰。聖天子軫念郊圻，特詔大員疏通河道，並將修復雍正初年畿輔水利。邦慶遂著畿輔水利叢書，姚元之吳公墓誌銘。書自序云：本朝定制，於經流則設總河及河道，以司修防，而塘堰圩圍則府州縣佐皆兼水利之銜以董之。世宗憲皇帝時，因興修直隸水田，特設營田水利，並設觀察、副使諸官，各揚其職。觀建官之制，而斯事之各爲一局也。竊欲分水學爲二，如防江之皖、禦海之

塘、黃河隄埽及他廣川洪流之分合通塞，曰河道；直隸之淀泊、丹陽之圩圍、吳越之漚港、關中六輔龍骨、陳潁鴻卻鉗盧，其設閘、建壩、撩淺、留泥諸法，曰水利。各採專門諸書以附之，庶成規輳。然往復講習，可資世用，以合於湖州學治事齋之遺法。

畿輔河道

水利叢書序。

其序明徐貞明潞水客談云：天下之水，未收其利，須先去其患。水利在灌溉，而

患在衝決淹浸，故興水利者留水以爲用，而除水患者則排之而使去也。事雖殊塗，而功歸一致，特施工分先後緩急耳。有明一代，言水利於畿輔者頗有人，而貴溪徐儒東先生之潞水客談爲最著。至所謂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

水無泛濫之虞，田無衝激之患，是興水利即可除水患。此論祇可施於尋常湖、蕩、山

泉、小水，若畿輔諸大川，不能以此說施，當別有疏濬之法在。

潞水客談序。

又跋陳學士儀直

隸河渠志云：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洵可謂片言

居要。是以南、北運各設減河，皆所以減入口之水也。然此止以減南、北運之水耳。七

十二清河之匯於東淀，滹沱、滏陽、大陸、甯晉二泊之匯於子牙河，專以三岔河一綫爲

尾閘，獨無法以減之乎？何公之未嘗言及此也？豈當時淀泊尚不似今日之淤淺，止此已

足分其勢而暢其流耶？

直隸河渠志跋。

又跋陳學士文鈔云：公居文安城，而祖居則在東淀旁之西

馬頭。又自登賢書後，遊於津門者迨二十年，計其扁舟往返，目睹利病者已久，一旦獲

佐營田之任，遂抒其素蘊，以爲設施。所謂成竹在胸，遂能迎刃而解者。故其論擴海口，論治淀，雖元郭太史、明潘印川殆無以易之。然於其論永定河及文安河道事宜，不能無疑焉。其於永定河，謂宜引之南下，束以隄防，於河淀皆無淤墊之害。夫濁性之水，流緩則沙停，槽寬則溜緩，永定從前之不能淤墊河淀者，以任其東西蕩漾，故泥沙皆澄沈於固、永之間，逮至與清河合流，已漸成清流矣。今若隄以束之，則流急，流急則沙泥俱下，迨至入淀，則勢分溜散，有不淤墊者乎？若以隄束永定河而南，則濁流闐注，必致高仰立形。竊謂因其故道而變通之，仍用其下口入海之路，未必無策也。至文安爲公桑梓之地，東距東淀，西距五官淀，北距清河，衆水所臨，勢如釜底，公之意則甚惜郡丞徐元禹之議不用。竊謂保定界立閘引水易，龍塘灣立閘洩水難，蓋近日形勢，淀身較高於陸地，則溝渠之水安能瀉之淀中？竊擬文邑宜堅築三面之隄，東防東淀，南防五官淀，北防玉帶河。再於保定東擇地開減河，一以洩秋汛盛漲，一以分潤圍田。由左各莊迤下歸入淀池。減河亦宜設立隄堰，然後爲圍田於其兩旁，借隄爲圍，借圍護隄，使一圍之內有田三百頃，則村落必有千家，春之暇合力修圍，秋水盛同心防範，減河之旁，或爲涵洞，或爲引渠，旱則分潤，潦則閉關，不惟陽侯不能爲災，卽旱魃無由肆虐矣。

陳學士文鈔跋。

其言皆通達事理，鑿然有裨於實用。蓋邦慶家玉帶、會同河之間，少時嘗究心於畿輔水利。泊通籍，往來淮徐楚豫

之地，觀於江淮河湖，清濁交滙，而得其蓄洩、箝制、疏引、灌溉之法。復稽往籍，求今昔之異，與易地而可以相師，同事而不能相襲，或功本可成，以持論未善而爲浮議所撓，或效已漸收，而他事方興未旋踵而已廢，一切錯綜不齊之故，參互融貫，務使師古而不執，因地以爲宜。取資博，故擇之精；發慮審，故語之詳。其所謀畫又皆桑梓素習之處，故文成百數十萬言，而無一言之不可施於用。逾年書成，思致之當事而未果。九年，授洗馬。十年，授少詹事。旋授貴州按察使。越日，命署漕運總督。習聞軍船私載津鹽爲淮綱病，謂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可遽禁以法。於是指示開導，令載他物之可以獲利者，而弊遂絕。十二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山東運河惟恃四百八十四泉爲灌注，請復設泉河通判，以專責成。修防餘閒，則率道廳捐資造水車，馬營壩北及蔡家樓大窪積水地七千餘畝爲良田。十五年，以改撥人員被劾，仍賞編修。時年已七十，遂致仕。邦慶官河南布政時，嘗延永清朱孝廉雲錦於幕，考豫省志乘所載，有水田處，臚列其泉水旺弱，溉田多寡之數，爲田渠說。將檄郡邑墾治，以往楚南，未及行，乃以其說附之畿輔水利集中。至是始於河壩數千畝廢地一試其端，若著書之志，固未之能滿也。道光二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三。

吳公墓誌銘。

劉孝子名弼者，甯河人。父爲人僕。同產四人，孝子其次也。性戇直，寡言笑，役於

人，碌碌無所長。嘉慶初，父得瘋狂症，旋止旋作，瀕危者數矣。一夕，疾大作，輾轉牀褥，慄慄待斃。家人計無所施，儲喪具以待。適孝子負薪歸，偵其父已無生理，退而自維，素聞長老稱說昔人有以割股療親者，日既暝，入別室，即以薪斧剖其左股約斤許，囑其妻煮以進，而家人不知也。父食之，疾頓起。母若妻始爭詢其肉之所自來，百方迴護不肯洩，惟日以敗絮縛其創，亦不知痛楚，旬日間平復如初。既而家人見其癡痕，乃漸爲宣播。

崔梧劉孝子傳。

盧坤，字靜之，一字厚山，涿州人。父士夔，客山東久，坤請父歸。士夔曰：我以家累遠出，非汝通籍，吾何有歸期耶！坤聞之，泣數行下，遂力學不輟，中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兵部主事，始獲祿仕，迎父就養京寓。

涿州續志。

累遷郎中。隨園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

先正事略。

丁母艱，服闋，授廣

東惠潮嘉道。屬多會匪，有司圖旦夕安，率相觀望。坤謂會而不匪者衆，皆懦弱之民，被脅入會，當令自首免罪。丁父憂，服闋，補山東兗沂曹道。

涿州續志。

成皇帝御極，由湖

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時教匪戡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墾。坤謂此地唐漢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郾閭頌爲據，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

軍務，特旨以行衣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坤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關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尚缺二萬餘，請刻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自進勦至凱旋，共用帑銀千一百餘萬，轉輸不竭，無虛糜，坤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並戴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坤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先正以兵五百由甯遠之下壩進勦，聖武被猺誘戕，副將、遊擊等皆戰死，新田縣知縣王鼎銘亦死之。桂陽、常甯諸土猺應賊起，衆號數萬，先正官兵未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聖武坤至，始奏罷之，先正而改調鎮筵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禦防，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聖武令堅壁清野，先正各練鄉勇，土猺自守，以防虜脅。聖武迨湖南、湖北兵大集，先正羅思舉至永州，聖武

貴州提督余步雲、湖南副將曾勝，皆率兵來助勦。

先正事略。

詔以猺皆山賊，躡捷負險，恐

蔓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飭諸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乃議大兵由新

田後路躡賊，遏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於是

三路猺四五千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逼出山，皆東竄常甯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

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堅厚，

聖武記七。

賊悉衆抗拒。坤以賊逼歸一路，且失其翻

山長技，密檄各路兵進逼合圍。會大雷雨，羅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

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

先正事略。

鎮筵兵數十，躍牆而上，前者傷墜，後隊繼登，先後斃

賊千餘。賊詐降以緩我攻，欲乘間竄入山。

聖武記七。

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

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間遁，爲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就殲。上嘉

獎，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書之未上也，上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

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趙金

龍復仇。

先正事略。

命羅思舉、余步雲馳堵之，破賊于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逆首，殲猺五百，

餘黨瓦解。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

聖武記七。

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煽亂，官

兵初失利，禧恩奉命，率曾勝往勦平之，而調坤總督兩廣，辦善後事宜。

先正事略。

先是，

連山猺與金龍先後起事，底定後，俘囚尚數百人，抵粵任，委宛活之。

涿州續志。

時猺匪新

定，坤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皆報可。未幾，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坤遣官兵擊沈其八船，餘寇悉平。西洋啖咭喇來粵貿易，夷目咄嘑違法度，坤照例封艙，停其市易。咄嘑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闌入虎門，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

駛至黃埔，奉嚴旨督辦。坤檄鎮將，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遏其歸，復備草船火攻具脅之，沿海部署皆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咄嘑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咄咄等助之請命。坤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宣宗手勅

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十五年卒，年六十有四。先正事略。贈

太子太師，諡敏肅。

龔自珍盧公神道碑

諭賜祭葬如例。

先正事略。

田士魁，固安人，十歲失怙，號痛幾絕。母慰之曰：兒不吾慮耶？哭乃止。自是每號泣，不敢令母知也。家貧，力耕奉母。母病篤，刺臂血和藥進，病頓瘳。逾年，母卒，哀毀三年，未嘗有笑容。幼未讀書，粗習古人詩句，於父忌日，感賦，有云：生時未及養，祭物何堪獻？晨昏莫報恩，永作終天恨。蓋天性語也。邑令給匾旌之。固安陳志。

林天培，字仲因，大興人。嘉慶四年進士，畿輔詩傳五十五。改庶吉士，以兵部郎出爲惠潮道。潮

俗喜械鬪，明示例禁，復招紳耆，令其轉相勸諭，鬪風少戢。是時，盜匪聯踪海面，魚鹽各船被虜者，輸其米石求脫，且得原值。制府檄令沿海關隘稽察諸船出海約計人口、時日，毋得多齎糧。天培曰：絕盜口糧，其法固善，恐不得食，則勢將內撲，防禦未集，民受其殃矣。乃親歷沿海諸地，修墩堠、練軍實，於要害處添設礮臺、營汛兵弁，爲防堵計，遂以積勞卒。初，天培嘗請調撥師船數十號，停泊放雞洋，既可爲南澳聲援，亦可絕閩、粵盜艘之會哨。其言卒不見用。未幾，福建提督李長庚追勦蔡牽至黑水洋面，將成擒，粵盜適會哨，益其勢，而長庚反隕命焉。潮人多天培有先事之明，立祠海濱祀之。

廣東通志

子寅，補湖北漢陽通判，殉粵寇難。

鄂城表忠詩序

白鎔，字小山，通州人，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福建鄉試副考官。十七年，大考二等，記名，遇缺題奏。十八年三月，遷右春坊右贊善。六月，轉左贊善，提督安徽學政。十二月，升中允。十九年二月，升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留學政任。二十年，奏報按試情形，得旨：安徽吏治民生，亦宜隨時陳奏。旋奏安徽省民欠錢糧，鳳陽、泗州較多，該二屬瀕臨湖河，每遇黃流漫溢，湖水盛漲，各州縣多被淹浸，請嗣後該處帶徵錢糧，遇成熟之年，或儘年分最遠者，或最近者，每年祇帶徵一年，儻遇歉收，再行遞緩。允之。二十一年，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

官。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升右春坊右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月，充武會試副考官。道光元年，轉侍讀學士。二年四月，升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廣東學政。十月，擢詹事。三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六年，充武會試副考官，署禮部左侍郎。七年，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吏部右侍郎。十年，充經筵講官，提督江蘇學政。十一月，命偕戶部右侍郎寶興，抽查南河垛料。十一年正月，奏言查各廳見儲之料，尚無虛鬆情弊，惟統計到工料垛，不過十分之六，各廳購料，尚未到齊，與該河督請撥歲料銀兩勒限年前全數到工之語不符。其揚糧廳有埽段緯道等工，不用存工防料，率將尚未驗收之料，用至五十三垛，尤屬含混。揚河廳舊料九垛，大半色黑質朽，由購買時貪圖價賤，亦屬辦理不善，應請俱令照數賠補。南河歲料，應遵奏定章程，令於秋後一律購辦，務於年前全數到工。上以河南總督張井未能察弊，下部嚴議。五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命來京供職。七月，江南高郵湖河漫溢，田廬被淹，命鎔同工部尚書朱士彥往勘。九月奏：勘揚河廳屬掣卸各工，宜分新舊段落，責令原辦之員賠修。又奏：江南下河積潦之區，已飭地方官給賑，惟胥吏串通地保，浮開戶口，爲向來辦災積弊，已令委員覈實各鄉戶口之數，於本鄉榜示，放賑時即可憑以覈辦。又奏：山盱廳屬添建滾水石壩，本年啟放時，石底被衝裂縫，壩下灰土亦多衝損，應俟塘水消落，責令

工員修固堰圩，兩廳掣卸石工二百餘丈，固限未滿，應請責令賠修。其前項土堤，既非臨湖，與黃河險要隄岸不同，向來僅照黃河保固一年，限期太寬。請嗣後堰圩各廳土隄及運河隄岸，均定爲保固三年。其運河埽工，亦與黃河隄岸不同，請於經歷一年後，再加保固一年，由該管道驗明堅整，始准歸汛修防。均如所請行。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賜紫禁城騎馬。十三年，升工部尚書，充武會試正考官，以取中武舉有置雙好而中單好者，降大理寺卿。國史列傳。鎔天性孝友，母鄧夫人素畏雷，每夏秋，鎔與妻劉日夜侍幃榻。官詹事時，奉召入對。上曰：朕精神日退，御事輒煩，當作何修養？對以清心寡欲，莊敬自強。上爲動容。給諫劉啟南以直諫護譴，鎔力爲申解，天顏頓霽。奉命勘江南北水災，識拔周文忠天爵、林文忠則徐二人，得以不次超擢，皆鎔力也。十九年乞病歸，二十二年卒。通州高志

徐松，字星伯，大興人。嘉慶六年舉人，十年進士，殿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六年，放湖南學政。因事戍伊犁。松博極羣書，尤精地理。出關後，將軍松筠令撰新疆事略，於南、北兩路，壯遊殆徧。每所之，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鍼，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夫、驛卒、臺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積之既久，繪爲全圖，乃徧稽舊史、方略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爲記。又以圖籍所紀，異文踏